

統一歐洲的身分認同與價值重建

劉麗榮
黃鳳祝

歐洲的價值共識只有建立在古希臘的價值理念之上，超越不同的宗教信仰，才有可能使生活在歐洲的伊斯蘭教徒融入統一的歐洲。

二〇〇九年四月在斯特拉斯堡舉行的北約峰會，除了討論北約東擴問題外，會議的另外一個主要議題是選舉新的北約秘書長。在北約二十八個成員國中，有二十七個國家贊成丹麥首相拉斯穆森出任北約秘書長，只有土耳其表示反對，主因是四年前發生在丹麥的侮辱伊斯蘭教的漫畫事件。土耳其的立場，得到伊斯蘭世界的廣泛支持。

因價值觀差異拒土耳其入盟

身為北約成員國的土耳其，由於國家的文化價值體系傾向於伊斯蘭教，因此一直被阻隔在歐盟的大門之外。德法是土耳其正式加入歐盟的主要反對者。德國總理默克爾，對土耳其在北約

峰會上的姿態提出批評，她認為，北約作為一個價值共同體，不應該因為媒體的特殊事件而影響政府間的合作。但是問題在於，北約作為一個國際性的利益團體，能否被塑造為一個價值共同體。

美國總統奧巴馬奉行新的外交理念，主張「建構共識」。為了所有成員國能夠達成一致，奧巴馬只好在土耳其身上多下功夫，而不肯動用「民主選舉的法權機制」要求成員國服從。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在最後時刻作出讓步，同意拉斯穆森出任北約秘書長。作為交換，四月五日奧巴馬在出訪土耳其時，公開表態支持土耳其加入歐盟。法國總統薩科齊立即回應，明確反對土耳其入盟，並批評說，歐盟的

內部事務不容外國干涉。

北約是在美國領導下為防範共產主義擴張而建立的軍事聯盟，是東西冷戰的產物。華沙條約組織解體後，北約並沒有因此解散，反而進一步加強，積極向東擴展，成為美國全球利益的維護者。歐盟是以德法為主導的經濟和政治共同體，以價值共識作為共同體的導向，是二戰以後德法和解的產物。蘇聯解體後，歐盟積極向東擴展，吸收前華沙條約國加入，卻把北約的老成員國土耳其拒諸門外。歐盟一些國家拒絕土耳其入盟，主要是基於價值觀的差異。

基督教帶來分裂和獨裁統治

作為歐洲共同體的主要創始人之一，德國戰後第一

任總理阿登納認為，歐洲的基本價值必須建立在基督教倫理之上。阿登納本人是一個天主教徒。他認為，國家社會主義（納粹主義）背離了基督教的原則，因此給德國和歐洲社會帶來災難；戰後，來自東方的共產主義和無神論的獨裁統治，同樣對德國和歐洲構成威脅。阿登納在此把共產主義政黨和納粹主義政黨等同起來。他認為，這兩個政黨均不以倫理原則為基礎，因此是非常危險的，為了對抗共產主義，德國和歐洲必須以基督教世界觀和基督教倫理原則作為價值核心。

歐盟是一個自身不斷發展的組織。作為一個沒有固定邊界的帝國，統一歐洲的身分認同，成為歐盟進一步

拓展過程中難以逾越的問題。圍繞歐洲價值的建構，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教授、德國哲學學會主席尼達——魯莫林提出了一個與阿登納相

左的觀點，主張歐洲的價值取向應回溯到古希臘文化。

他認為，基督教的道德價值不適用於作為歐洲的共同價值。雖然基督教曾經有選擇地把柏拉圖、亞里士多德和蘇格拉底的道德體系譯為拉丁文，大量吸收了古希臘的道德理念，但是基督教的信仰把上帝視為「絕對真理」，因而阻礙了歐洲科學和理性的發展。

歷史上，基督教帶給歐洲的，更多的是分裂和教會的獨裁統治。君士坦丁大帝利用基督教會統一了羅馬帝國，但是最終導致東正教和羅馬天主教會的分裂，使歐洲分裂為東西兩個部分。查理曼大帝利用羅馬基督教，建立了「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」，史稱「第一歐洲」，帶來的卻是近千年的教會統

治和封建專制，使歐洲歷史步入「黑暗時期」。文藝復興運動反對教會的專制，之後是西歐基督教會的分裂和長達三十年的宗教戰爭。

在對待古希臘文明的科學成果方面，阿拉伯人比歐洲人先行一步。阿拉伯人繼承並發展了古希臘人的幾何學和三角學，用阿拉伯數字改革了歐洲的數學，在哲學上進一步發展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，在醫學和天文學上推進了古希臘的成就。但是在伊斯蘭信仰的影響下，阿拉伯人對於古希臘的批判和啟蒙精神缺乏重視。歐洲人經歷了文藝復興，從拉丁文和阿拉伯文獻中，重新發現了古希臘精神；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釋放的自由空氣，使歐洲的科學技術獲得空前發展。在工業化、城市化和貧困化交疊的歐洲新景觀中，歐洲封建領主和教會僧侶逐漸走向沒落，商人和工業家的地位不斷提升，累積的財

富以驚人的速度增長。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，歐洲的文化、科學、技術、經濟和生活方式延伸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。

但在十九世紀末，隨着民族主義的興起，民族國家為了爭取自身的利益，歐洲的理性主義開始走向極端。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危機，歐洲走向法西斯主義、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，最終走向「自我摧殘與毀滅」。二戰促使歐洲文化解體，導致美國文化稱霸全球。

歐洲的價值共識只有建立在古希臘的價值理念之上，超越不同的宗教信仰，才有可能使生活在歐洲的伊斯蘭教徒融入統一的歐洲。尼達——魯莫林提出的超越宗教意識的歐洲價值觀，也為土耳其入盟、歐盟進一步東擴以及向地中海以南延伸開啓了無限的可能性。

（劉麗榮是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；黃鳳祝是同濟大學歐洲文化研究院教授。）